

藏大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友誼文藝叢書之三

仇敵

高 芳

爾

基 信

著 譯

仇

敵

二幕劇

高 芳

蘭

基 信

著 譯

仇 敵

友誼文藝叢書之三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著者 高爾基

翻譯者 芳信

出版者 旅大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者 旅大友誼印刷廠

定價 元

中華民國卅八年五月初版

總經售

旅大友誼書店

旅大市中山路青泥橋電話二六八三

Ac 016091

新書出版

★友誼文藝叢書之一★

一個偉大的隊長

C·特楞約夫作
信譯

(定價二〇〇元)

★友誼文藝叢書之二★

廣場上的獅子

愛倫堡著
信譯

(定價二〇〇元)

新書預告：(友誼文藝叢書)

同志及其他
去年夏天
伊哥·布萊却夫

高爾基作 信譯
卜西維支作 譯
戶崇慶作 譯
高爾基作 信譯

出版：旅大中蘇友好協會
發行：旅大友誼書店

人 物

查赫爾·巴爾丁，四十五歲。

波林娜，他的妻子，四十歲左右。

耶可夫·巴爾丁，四十歲。

達且娜，他的妻子，二十八歲，一個女演員。

娜基亞，波林娜的甥女，十八歲。

別乞尼果夫，一個退伍的將軍，巴爾丁兄弟的叔父。

米哈爾·斯克羅波托夫，四十歲，一個商人，巴爾丁兄弟的股東。

姑婁巴，他的妻子，三十歲。

尼可萊·斯克羅波托夫，他的弟弟，三十五歲，檢察官。

新佐夫，一個職員。

波洛基，一個職員。

康，一個退伍的士兵。

格列可夫，工人。

列夫新，工人。

耶果丁，工人。

雷也甫佐夫，工人。

亞基摩夫，工人。

亞格拉菲娜，女管家。

波波葉多夫，一個警察隊長。

克瓦希，一個伍長。

一個陸軍中尉。

法官。

一個警察。

憲兵，士兵，工人，職員，傭人。

第一幕

(一所爲古老的，大菩提樹所籠罩着的花園。在花園的深處，有一個白色的軍用天幕。在右邊的樹下面，有一張泥土做成的寬凳，在它前面，有一張桌子。在左邊的樹下面，有一張正預備開早飯的長桌子。一個小茶炊正在沸騰着。桌子的週圍擺着藤椅。亞格拉菲娜正在煮咖啡。康站在一條樹下一面抽着煙斗，一面和波洛基談話。)

波洛基(做着笨拙的姿勢說)：當然，你更知道。我是個沒有出息的人；我過着毫不足取的生活。可是每條黃瓜都是我親手種出來的，我不答應給的話，人家要來偷是不成的。

康(陰鬱地)：就沒人徵求你的同意。

波洛基(把手貼在胸口上)：可是你聽着！要是有人霸佔你的財產的話，難道你沒有要求法律保護的權利嗎？

康：你去要求得了。今天他們偷你的黃瓜，明天他們便要偷你的腦袋：這就是法律！

波洛基：可是：聽你這麼說不但奇怪，簡直是危險。你是個退伍軍人，又是個掛着聖·喬治勳章的人，你怎麼可以讓你自已說出這樣侮辱法律的話來？

康：沒有法律。只有命令。向左——轉！向前——闊步走！于是乎你就走吧。等到他們說——稍息！——這意思就是說，稍息。

4
亞格拉菲娜：最好是不抽那樣的壞煙絲。康，樹葉子都給薰捲了。

波洛基：如果他們因為飢餓才來偷的話，那我可以原諒他們。飢餓說明許多事情；你可以說，爲了要塞飽肚皮人們才幹出一切壞事。當一個人到了要吃的時候，那麼當然……

康：天使並不吃，可是惡魔還是跟上帝作對。

波洛基（得意地）：一點兒不錯。這就是我所說的真正的無賴……

（耶可夫·巴爾丁登場。他輕輕地說，好像他在聽他自己的說話似的。波洛基對他鞠躬。康隨隨便便地行一個軍禮。）

耶可夫：喂。你來幹什麼？

波洛基：我有一件小事來請求查赫爾·伊凡諾維奇。

亞格拉菲娜：他是來訴苦的。昨兒晚上，工廠裏幾個傢伙把他的黃瓜給偷了。

耶可夫：真的嗎？那你得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哥哥。

波洛基：一點兒不錯。我正要去看他。

康（悶悶不樂地）：就不知道你要上那兒去。只是站在這兒叨叨嘮嘮的。

波洛基：難道我打攪你了嗎？要是你在看報或是什麼的，那麼當然你可以說我打攪你了。

耶可夫：康，你到這兒來一下。

康（走過去）：波洛基，你是個小氣鬼，是個老訟棍。

波洛基：你儘說廢話。人所以要長舌頭就爲了訴苦。

亞格拉菲娜：哦，波洛基，算了吧。與其說你是人，倒不如說你更像蚊子。

耶可夫（對康）：到底他在這兒幹什麼？爲什麼他不走？

波洛基（對亞格拉菲娜）：要是我的說話讓你刺耳，還又不能讓你動心的時候——那我就閉口好丁。（當他走過去的時候，他一面懶心懶意地沿着小徑，一面摸着樹走。）

耶可夫（狼狽地）：噯，康，好像昨天：我又：讓誰傷了心似的？

康：對啦。也許是的吧。

耶可夫（來回地踱着步）：哼！真奇怪。康，爲什麼我喝醉丁的時候，我老要侮辱人家呢？

康：有時候說不定還有這樣的事情：人們喝醉了的時候比他們清醒的時候好得多。拿出更大的勇氣來吧。誰也不用怕，而且用不着原諒他們。在我們部隊裏有一個下士，每逢他清醒的時候，他簡直是

個話匣子，是個打手，是個拍馬屁的腳色。當他喝醉了的時候，他就跟一個小寶寶似地窮哭一氣。

他會這麼說，「弟兄們，我跟你們大夥兒一樣是個人。弟兄們，你們把痰吐到我臉上來吧。」于是乎其中有人便真這樣幹。

耶可夫：昨天跟我說話的那個人是誰？

康：檢察官。你對他說他是個木頭木腦的人。後來你又對檢察官說竈長太太有一大堆妍頭。

耶可夫：想一想看！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

康：我不知道。後來：

耶可夫：得啦，康。够啦，要不然，好像什麼人的壞話我都說過了似的：這完全是那該死的伏特卡作

怪！（走近桌子，凝視着酒瓶；然後他替自己倒滿一大玻璃杯酒，接着便開始喝起酒來。亞格拉菲娜一面斜着眼睛瞧他，一面嘆氣。）你有點兒可憐我，對不對？

亞格拉菲娜：真是可憐。你對人這麼老實又這麼單純。一點兒也不像個紳士。

耶可夫：可是這兒的康就不憐憫誰。他一味窮談哲學。要想讓一個人用用腦子，你就非盡力惹他生氣不可，康，你說這話對不對？（從天幕裏傳出將軍的叫聲，「喂，康！」）也許他們對你很粗暴，所以她才這麼調皮。

康（走着）：一看見那位將軍就足夠讓我變作一個傻瓜。

將軍（從天幕裏出來）：康！到河裏去！起勁點兒！（他們走進了花園的深處。）

耶可夫（坐在一張椅子上，前後搖擺着）：我太太還在睡嗎？

亞格拉菲娜：不，她起來了，澡也洗過了。

耶可夫：那麼你是憐憫我的了！

亞格拉菲娜：你應該去看看病去。

耶可夫：噯，給我倒點兒白蘭地吧。

亞格拉菲娜：耶可夫·伊凡諾維奇，也許還是不喝的好吧。

耶可夫：爲什麼不喝呢？不喝杯把酒對我毫無幫助。

（嘆息，亞格拉菲娜給他倒一大玻璃杯白蘭地。米哈爾·斯克羅波托夫很快地登場，很明顯地有心事。他神經質地將他濃黑的尖鬍髭，並且玩着他手上拿着的帽子。）

米哈爾：查赫爾·伊凡諾維奇起來了嗎？還沒起嗎？一點沒有料錯！給我：有冷牛乳沒有？謝謝。耶可夫·伊凡諾維奇，你早。你聽見這個消息嗎？那些個流氓要求我把工頭狄乞可夫開除。要是我不答應的話，他們便以罷工做威脅，這一群渾蛋。

耶可夫：你去開除他得了。

米哈爾：這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你瞧：這不是問題。問題是讓步便要破壞他們的規矩。今天他們要求我把工頭開除，明天他們爲了開心便要叫我上吊。

耶可夫（沉靜地）：你以爲他們會等到明天才要你這樣幹嗎？

米哈爾：你好像覺得這是怪有趣兒似的！我倒想要瞧瞧你用什麼法子去處理那些個骯髒的紳士：這樣爲各種人刺激得精神失常的人差不多有一千個：包括你那相信自由主義的老大哥和另外一批相信各種宣傳品的大傻瓜：（看錶。）快十點了，他們威脅着說吃過午飯便要動手搗鬼。哦，對啦，耶可夫·伊凡諾維奇，在我休養的期間內，你哥哥簡直把工廠弄成一團糟。由於他的優柔寡斷，他把工人們的規矩完全破壞了。

（新佐夫從右邊登場。將近三十歲。他臉上和外表上有某種沉靜而深刻的事物。）

新佐夫：米哈爾·瓦西里維奇！工人們的代表到辦公室來要求見廠長。

米哈爾：要求？他媽的簡直活見鬼！（波林娜從左邊登場。）對不起，波林娜·蒂米特里美娜。

波林娜（溫存地）：你老喜歡罵人。可是這次又怎麼啦？

米哈爾：都是這幫子『無產階級』搗蛋！他們現在提出『要求』。以前他們恭恭敬敬地上我這兒來『

請求」。

波林娜：真的，你對人兇極了。

米哈爾（用兩手做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你又來啦！

新佐夫：我對代表怎麼說呢？

米哈爾：讓他們等着吧。回去。

（新佐夫趕緊走去。）

波林娜：那個人的臉子很有趣。他幫咱們很久了嗎？

米哈爾：將近有一年了吧。

波林娜：他留給人家一個很有教養的印象。他是誰？

米哈爾（聳一聳肩膀）：一個月掙四十個盧布。（看錶，嘆氣，滿面望望，看見波洛基在一棵樹下。

）你在這兒幹什麼？你是來看我的嗎？

波洛基：不，米哈爾。瓦西里維奇，我是來看查赫爾·伊凡諾維奇的。

米哈爾：有什麼事？

波洛基：與侵犯所有權有關的事。

米哈爾（對波林娜）：讓我來介紹一下，這是我們另外一個新職員！一個愛好栽種的人。他絕對相信

地上一切的東西，只是爲了破壞他的利益才生長的。什麼東西他都討厭——太陽，英國，新機器，

田雞……

波洛基（微笑）：我要說一句對不起的話是：田雞咯咯叫起來的時候，誰都討厭它。

米哈爾：回到辦公室去吧！你怎麼會養成這樣老把什麼事情弄開而跑來叨叨嘮嘮的習慣？這樣的習慣我簡直不喜歡。快去吧。

（波洛基鞠躬走去。波林娜微笑，站着用長柄眼鏡凝視他的後影。）

波林娜：你多厲害啊！他真是有趣兒極了。我覺得俄國人比外國人奇怪得多。

米哈爾：要是你說土得多的話，那還倒同意你。我管人已經十五年了。我對於像我們教會的作家所描寫的高貴的俄國人懷着美妙的理想。

波林娜：教會的？

米哈爾：當然。所有你們的車爾納雪夫斯基們，陀布洛柳波夫們，柴那托夫拉斯基們，烏斯潘斯基們

。（看錶。）查赫爾·伊凡諾維奇來得多晚啊！

波林娜：你知道什麼事情把他給拖住了嗎？他正在跟你弟弟下昨天晚上那盤象棋。

米哈爾：真的嗎！工廠方面，他們威脅着說吃過午飯罷工！你可以相信俄國決幹不出什麼好事，而且這是事實。一個無政府的國家！有組織地輕視任何工作，完全沒有能力維持秩序！毫不尊重法律……

波林娜：不過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一個沒有法律的國家怎麼能尊重法律呢？在我我之間，我們的政府……

米哈爾：哦，對啦！我不原諒任何人。也不原諒政府。就拿查格魯·撒克遜人來說吧。（查赫爾·巴

爾丁和尼可萊·斯克羅波托夫登場。俄國就沒有建設一個國家的較好的建築材料。英國人用後腳在法律面前跳舞，就跟馬戲團裏的馴馬一樣。他們徹心透骨地感到法律。查赫爾·伊凡諾維奇，你早！尼可萊，你好！讓我把你對工人所施的自由政策底最後結果報告給你；他們要求我立即開除狄乞可夫，要是我不答應的話，他們威脅說吃過午飯便要罷工：喂，你覺得這件事情怎麼樣？

查赫爾（擦擦前額）：我嗎？唔——唔——唔。狄乞可夫？那個老動拳頭的傢伙？還跟姑娘們有不三不四的關係那個傢伙？當然我們要開除他。這是很公正的。

米哈爾（大怒地）：哎，尊敬的股東，咱們來真正經經談談這件事情吧！這不是正義的問題，而是事業的問題：正義是尼可萊的事情。對不起，我非把它再指出來不可的是：你那正義底想法是破壞事業的。

查赫爾：對不起，這只是似是而非的說法。

波林娜：整個早上都在我跟前談事業！

米哈爾：一千個對不住，可是我還要接着談下去。我認為這是有決定性的談話。在我沒有去休養以前，我把工廠這樣抓在手裏（表示一個掙緊的拳頭），並且就沒有人敢哼一聲！正像你們所知道的那樣；我就看不出那些個星期娛樂——讀書會和諸如此類無聊的事情——在我們的情形下——有什麼好處；當智識的火星掉在俄國人沒有開化的頭腦上的時候，這樣的頭腦是不會因理性底光輝而發光的。它只會冒煙，熄滅。

尼可萊：人應該永遠冷靜說話。

米哈爾（不能自制）：謝謝你的忠告。這是非常健全的忠告，可是不幸得很，我接受不了它。查赫爾·伊凡諾維奇，在這半年裏邊，你對工人們的態度動搖了，並且破壞了我花八年工夫建立起來的堅固的組織。以前工人們都尊重我。他們把我當作他們的主人。現在誰都明白有兩個主人，一個好的和一個壞的。當然，你是好的。

查赫爾（狼狽地）：要命：爲什麼你要說這樣的話呢？

波林娜·米哈爾·瓦西里維奇，你說的話真是怪極了。

米哈爾：我有理由這樣說。你們讓我處在一個非常愚蠢的地位。上次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我對工人們說，一開除狄乞可夫，我就馬上把工廠停辦。他們明白我說得出就做得到，於是他們便冷靜下來了。查赫爾·伊凡諾維奇，禮拜五你對格列可夫那小子說狄乞可夫是個混蛋，你有意要開除他。

查赫爾（和緩地）：可是我親愛的朋友，是不是他在到處揍人家的下巴或是什麼的呢？你得承認我們不允許有這樣的事情。我們是歐洲人。我們是文明人。

米哈爾：首先，我們都是廠主。每次放假的時候，工人們都互相打架；這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呢？可是現在你得先慢點兒教給工人禮節。這會兒他們的代表正在辦公室等着你，他們要求你把狄乞可夫開除。你想怎麼辦？

查赫爾：你覺得狄乞可夫真是這樣少不了了嗎？

尼可萊（冷淡地）：就我的理解說，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原則問題。

米哈爾：一點兒不錯！問題是誰是工廠的主人——是我呢，還是工人們？

查赫爾（不知所措地）：對啦，我知道，可是：

米哈爾：要是現在我們對他們讓步的話，那不知道他們下次還要要求什麼了。他們是日群無賴，那些個星期學校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在這半年裏邊，已經完成它們的使命了。他們像野蠻地踐踏我，而且他們還出了幾種宣傳品。裏邊充滿了社會主義的氣息。簡直充滿了這樣的氣息。

波林娜：在這樣偏僻的地方實行社會主義！這句話是不是怪有趣兒？

米哈爾：你覺得有趣兒嗎？我親愛的波林娜，蒂米特里芙娜，當孩子們還是不斷哭的時候，他們都是怪好玩兒的。可是他們漸漸大了，忽然間你會覺得跟你面面相對的是小流氓。

查赫爾：你打算怎麼辦呢？

米哈爾：把工廠停辦。讓他們餓些日子，那麼他們便會冷靜下來。（耶可夫站起來，走過去，在波林娜喝了一杯酒，然後慢慢地走去。）等我們一把工廠停辦，娘兒們便會出來干涉。她們會哭起來，而且娘兒們的眼淚，就跟喉嚨似地會對那些幻想充昏了頭腦的人大起作用。她們會使他們馬上清醒過來。

波林娜：你的話太殘忍了。

米哈爾：對啦，殘忍。生活要求這樣的殘忍。

查赫爾：可是：這樣的手段：你覺得有絕對的必要嗎？我看起來：這是不是有點兒太：

米哈爾：你還有別的主意嗎？

查赫爾：我去跟他們說說怎麼樣？

米哈爾：當然你會對他們讓步，那麼我的地位便會變成不堪設想的了。對不起，我可要說你的動搖並不多對我是一個侮辱！且別提它所造成的損失。

查赫爾（劇急地）：可是，我的老朋友，我並不反對，我只不過這樣想想罷了。你要知道與其說我是工業家，倒不如說我是地主。工業對於我是件很新，而且是件很複雜的事。我想說句公平的話。農民是比工人更老實，更善良。我跟他們在一塊待得挺不錯的。我雖然覺得工人裏邊有些非常有趣的人，可是整個說起來：我同意你：他們太放肆了。

米哈爾：尤其是在你答應了他們許多諾言以後。

查赫爾：可是你知道，當你一走的時候，我就開始感到一種不安的空氣：甚至是騷動。也許是很不小小：可是非讓工人平靜下來不可。報上提到許多我們的事情：而且確實是很嚴重的事情。

米哈爾（焦燥地）：現在十點十七分了。非決定不可了。就目前的情形說，不是把工廠停辦，就是我辭職不幹。要是把工廠停辦的話，那我們一點不會受到損失。我已採取了必要的步驟。所有緊急的定貨都預備好了，而且棧房裏還有大批存貨。

查赫爾：唔——唔——唔。我知道了。非馬上決定不可。尼可萊·瓦西里維奇，你覺得怎麼樣？

尼可萊：我覺得我哥哥不錯。如果我們尊重文化的話，那就非抓緊原則不可。

查赫爾：這就是說，你也贊成我們要把工廠停辦嗎？可惜！我親愛的米哈爾·瓦西里維奇，請別見怪。

我在：就說在十分鐘裏邊吧：給你答覆：行不行？

米哈爾：好極了。